

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



位于临安於潜的传说中的骆宾王隐居地

壹

骆宾王的生命光彩,在替徐敬业写下轰动一时的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时,到达了顶点。

一次造反,竟以檄文而著名,恐怕史册上也是绝无仅有。

骆宾王仿佛把一生的才气都注入了这篇檄文之中,气贯长虹,山岳震动。

被讨伐的武则天读到“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何托”,惊问是何人所写,继而感叹“宰相安得失此人”。

武则天的发问,虽出于她的气度宏大,也足见骆宾王文韵惊人。

“入门见嫉,蛾眉不肯让人;掩袖工谗,狐媚偏能惑主”“人神之所同嫉,天地之所不容”,在《讨武曌檄》中,骆宾王字字见血,锋芒毕露,骂得痛快。要知道,他所口诛笔伐的对象是当朝太后、即将称帝的女皇。痛骂最高当政者,并且骂到如此毫不留情的地步,没有几个文人能有这般胆魄。

《讨武曌檄》名扬当时,传诵后世,绝不只是因为文字上的漂亮、文学上的造诣。从古至今,中国文学从来不缺优美的辞藻、典雅的修饰、天才的想象。抛开后世对唐代这一时期政局的是非立场,骆宾王在檄文中更打动人的,是在万马齐喑中昂首嘶鸣的勇气,是明知前路艰险、胜负难料仍要振臂一呼的坚持,是传承自陈衡、嵇康、阮籍等前人,并延续至颜真卿、李贽、黄宗羲等后世的风骨。

“请看今日之域中,竟是谁家之天下!”当骆宾王发出这样的质问,他的心里涌动的是一个书生的热血。

结局后人皆知。再雄浑的笔,也抵挡不住凌厉的兵马。起兵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,公元684年农历十一月十八,即告覆亡,徐敬业被部下所杀,骆宾王下落成谜。

在生命的高峰瞬间陨落,一生燃烧一次的血性,面对骆宾王,当时和后世的许多文人都应觉得惭愧。

贰

史料记载,起兵时骆宾王已届花甲之年,本应早过了冲冠一怒的青年时代。或许是之前许多年的磨砺,让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。

骆宾王,字观光,义乌人。他的名字和表字来源于《易经》中的“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”,其中寄予了父辈的厚望,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辅弼君王。

但骆宾王后来的人生道路,并不顺遂。

只做到县令的父亲早亡后,骆宾王跟随母亲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。成年



后参加科举考试,虽满腹经纶,却名落孙山。

科考上的时运不济,似乎开局便预告了骆宾王仕途上的沉浮坎坷。贬谪、从军、入蜀、下狱、除临海丞,骆宾王一生不曾得志。

一则小事故,略可以看出骆宾王仕途多舛的个中缘由。为了生计,骆宾王曾投到唐高祖李渊第十六子、道王李元庆府中,做了一名小小的幕僚。之后李元庆有意提携骆宾王,让他写一篇自荐书,谓介清高的骆宾王耻于自炫,竟辞不奉命。

人到中年,两鬓渐染风霜之时,骆宾王去了西域,久戍边疆。这一段万里赴戎机的经历,给了他不一样的生命体验,和不同于文弱诗人的豪侠气质。或许,在他挥笔写下檄文时,想起了曾经的大漠烽烟,和当年的诗句“戎衣何日定,歌舞入长安”。

叁

骆宾王没有等来“入长安”,兵败后,他的去向无人知晓,生死成了千古谜题。或说被杀,或说自尽,或说出家为僧,或说隐居临安於潜,竟不知所终。

《旧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说他与徐敬业在欲出海逃往高丽时,同时被杀,首级传至洛阳;《朝野僉载》说投江而死;《新唐书》说“亡命,不知所之”;徐敬业兵败约20年后,复位的唐中宗命郗云卿搜集骆宾王遗文,他在奉命所辑的《骆宾王文集》原序中,写骆宾王逃遁了。

唐代就已流传的一则故事,给了一个美好的说法——诗人宋之问一次在杭州灵隐寺玩月赋诗,吟了两句后,苦无佳句可续,正沉吟间,来一老僧,续接道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,气象开阔,雄奇道丽。次日再访,不复再见。有寺僧说,“此骆宾王也”。虽然故事的真实性一再被质疑,但不妨碍人们去相信它传诵它,希望才华横溢的骆宾王有一个更好的结局。

骆宾王的来和去,都很孤独。

他来之於潜的时候,无人知晓;走的时候,也无人知晓。

来,因为无奈。走,同样落寞。

仿佛是一种刻意的掩藏,曾经的痕迹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,只留下一段传说和一本家谱。

如果,骆宾王确曾来过於潜,无疑他是来避祸的。自从那场对抗朝廷的战争后,无论生或死,他注定只能是个隐形人,隐姓埋名,终老江湖。

肆

四

归隐於潜,是骆宾王诸多归宿传说中的一种。

在临安於潜上骆家,当地的骆氏自称是骆宾王的后裔,家族中珍藏着《潜阳唐夏骆氏宗谱》,其中提及骆宾王晚年“由灵隐至於潜”,并说骆宾王之子为避武后之难,由义乌遁於潜,甚至改他姓。

於潜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骆宾王隐居妙乐寺,终老于於潜,死后灵柩由天目溪过桐庐,经兰溪到金华,而后归葬义乌。

仅凭宗谱和传说,很难作为信史,但人们仍然愿意这样怀有希望,在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寒冷冬夜,骆宾王没有于兵荒马乱中被杀,而是获得一线生机,哪怕看起来是那样微弱渺茫。中国历史总是报有此类善意的想象,对后来明代的建文帝也是如此。

於潜位于万山之中,天目耸峙,千溪迂回,如果骆宾王真的隐居于此,我想,他定是宁静的。

天地一切喧嚣,归于寂静。

只是在午夜梦回时分,他的耳边未必不响起金戈铁马。

今天的人们,容易把“隐”视为回到乡村、逃避世事,这未免小瞧了古人。对古代士人而言,“隐”,有着更高的层级—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即使身处江湖,依然心系庙堂。躲在深山里的骆宾王,以他刚烈张扬的个性,更是如此,心里那团火不会轻易熄灭。多年前在狱中写的咏蝉诗,会在他心里一遍遍苍凉地吟诵:“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。”

我本高洁,奈何无人知。

这只藏在树叶间鸣唱的蝉,即使只是一刹那,也已光彩夺目。

伍